

997

4215.7

44565

伟人百传

第七卷

主编：侯书雄

卡斯特罗

科尔

戈尔巴乔夫

拉宾

撒切尔夫人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撒切尔夫人	(1)
玛格丽特·撒切尔	(1)
杂货商的女儿	(2)
“铁 娘 子”	(10)
入主唐宁街十号	(25)
连选连任	(37)
拉 宾	(51)
投笔从戎 初露锋芒	(51)
战云密布 中东聚焦	(65)
出任大使 周游列国	(80)
领衔总理 大展手脚	(101)
风云莫测, 东山再起	(118)
尾 声	(137)
戈尔巴乔夫	(142)
政坛风雨度春秋	(142)
改革走上不归路	(143)
三色旗在红色帝国的废墟上兴起	(149)
在低谷中挣扎的俄罗斯	(157)
梦想重新出山	(162)
第一任国际红十字会会长	(168)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172)
恩恩怨怨何时了	(176)
“第一夫人”风采依旧	(181)
科 尔	(188)
成长的岁月	(188)

目 录

走上政坛	(198)
进军波恩	(209)
当选总理	(213)
总理的新时代	(220)
伟大德国的创造	(227)
全德总理	(232)
德国统一之父	(239)
政治大国外交进程	(253)
卡斯特罗	(261)
童年岁月	(261)
大学时代	(268)
蒙卡达之役	(271)
铁窗岁月	(273)
墨西哥之行	(275)
格拉玛号	(278)
夺取政权	(281)
新政改革	(285)
两个阵营	(288)
猪湾事件	(290)
导弹危机	(293)
封锁暗杀	(295)
改革进程	(297)
改革与纠偏	(298)
迎接挑战	(300)
大 事 记	(302)

撒切尔夫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

俄国人说我是个铁娘子，他们说对了，英国就是需要一个铁娘子。

玛格丽特·撒切尔

杂货商的女儿

格兰瑟姆位于英格兰东部的林肯郡，形成于撒克逊时代，中世纪时因羊毛贸易而繁荣起来，是个历史悠久、充满人文气息的小城镇。始建于1300年前后的圣伍尔夫姆教堂堪称英格兰中世纪教堂建筑的骄傲，精美壮丽，气度不凡，其塔顶高度雄居同时代英国教堂之首。15世纪下半叶爱德华四世在该镇创办的文法学校是英格兰最为古老的文法学校之一，大批英才俊杰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经历了二百余年风风雨雨的乔治旅馆更是因为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比》而闻名遐迩，不少文学爱好者前来此地就是为了看一看这座不起眼的建筑。除此之外，小镇的居民还经常会自豪地谈论起两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英国名人，其中之一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牛顿，17世纪中叶他曾就读于镇上的文法学校；另一位就是本篇的主人公，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玛格丽特·撒切尔原名玛格丽特·罗伯茨，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格兰瑟姆一家杂货店的二楼。其父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家境贫寒，13岁时被迫辍学，自谋生计，19岁时来到格兰瑟姆经营一家杂货店，后与当地的一个裁缝比阿特丽斯·史蒂芬森共结连理。一战前夕，阿尔弗雷德夫妇倾其所有买下一家杂货店，一楼是店铺，二楼为卧室，玛格丽特和比她年长四岁的姐姐穆丽尔都出生在这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人就生活在这所既没有花园，也没有浴室、热水和室内厕所的房子里。尽管未曾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阿尔弗雷德酷爱读书，玛格丽特稍大后每逢周末就要前往公共图书馆为父亲借回一些历史和传记类的书籍。通过刻苦的自学，阿尔弗雷德不仅拓宽了知识面，而且也逐渐改变了自身的命运。20年代末阿尔弗雷德进入了市议会，1936年出任高级市政官，1943年又担任了一届格兰瑟姆市长，在这仅二三万人口的小市镇中也算得上是一位名人了。

阿尔弗雷德夫妇为玛格丽特树立了最初的人生路标，玛格丽特后

来曾经说过：“在我的一生中，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影响了包括政治态度在内的我的全部生活态度。他们教育我和姐姐要学会控制自己；永远不要发脾气，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脾气；不要怨天尤人，要感谢上帝的赐福；不要提及自己的失败——当然你会有失败和挫折，但不要总把它们挂在嘴边。”相比较而言，玛格丽特认为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父亲的以身作则比谆谆教诲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是一种家庭气氛的熏陶。我们家里绝不允许无所事事，这并不等于要求不停地工作——谈天、讨论、弹琴……总要有事做。人努力工作并不意味着工作就是一切，而是要让工作使你获得所需要的一切”。“孩提时代，我觉得最不容易做到的是父亲特别强调的一句话：‘不要因为害怕与众不同而随波逐流，你要自己决定该怎么办，如果必要你就去领导群众，但是绝不要随大流。’这确实很难做到，可是却让我受益匪浅。”

由于父母都是虔诚的卫斯理宗教徒，所以玛格丽特姐妹从小就是教堂的常客。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星期天姐妹俩一般都要参加四次教堂活动，上午10点钟上主日学校，一个小时后与父母一起参加早礼拜，下午两点半再上一节主日学，下午6点还有一次晚礼拜。在上主日学校时，玛格丽特负责音乐伴奏。受制于教规的束缚，阿尔弗雷德夫妇严禁两个女儿在星期天阅读报纸和参加任何娱乐活动，玛格丽特的外祖母甚至不允许外孙女触摸针线，因为在她心目中星期天是个侍奉上帝的日子，只能用于宗教思考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繁忙的教堂活动给玛格丽特童年时代的星期天增添了不少亮色，“我必须说，像我们那样积极参加教堂活动就意味着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

玛格丽特五岁时进入了离家一英里远的亨廷托尔路小学，由于中午要回家吃饭，在一般情况下她每天要在学校和住处之间步行两个来回，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1936年夏天，玛格丽特通过考试顺利地获得了郡少年奖学金，就读于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姐姐穆丽尔也在这里求学。当时她们的父亲已被选为该校董事会成员，后来又出任校董事会主席。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文法学校是一所受资助的学校，家长通常只需交纳一半学费。女

撒切尔夫人

sa qiè er fū ren

子文法学校按学生成绩分为甲、乙两班，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一般都分在甲班，玛格丽特却被分在了乙班。平心而论，玛格丽特并非是个天资过人的学生，但是她学习极其刻苦努力，上课专心听讲，放学回家也一头扎进课本里，因此考试成绩始终在年级中名列前茅，两年后便升入了甲班。在女子文法学校，玛格丽特专注于自然科学，主要是化学、生物和数学等课程，六年级时学校开设了拉丁文课，由于与理科上课时间相冲突，玛格丽特便放弃了拉丁文课。女子文法学校校长吉里斯对玛格丽特的评价颇高：“她无疑是我们的出色学生之一，她几乎每年——只有一次例外——都是第一名。她总是雄心勃勃、如饥似渴地学习。”

然而在大多数同学的眼中，玛格丽特是个孤僻、高傲的女孩，她似乎永远无法适应她的同龄人，尤其是那些毫无主见、只会咯咯傻笑的女同学常常令她烦恼不已，因此她在学校里几乎没有知心朋友。她的成熟和严肃也引来了一些同学的白眼，甚至妒忌。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道：“玛格丽特总是像个大人样子，穿着整齐，举止得体。许多母亲都会对她们的女儿说：‘你为什么不能学学玛格丽特·罗伯茨呢？’”这不免使听者感到十分扫兴。导致同学们与玛格丽特疏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享有的一项小小特权。当时女子文法学校规定，非放假时间学生只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上电影院，为了防止学生违反校规，周一至周四期间校长和教师经常在电影院门口巡视；但是学校对玛格丽特却网开一面，因为阿尔弗雷德的杂货店星期五和星期六都要营业到很晚，所以学校同意玛格丽特在杂货店关门较早的星期四陪父亲一起去看电影。这一破例激起了其他同学强烈的愤慨，他们认为学校的理由难以服人，其真正原因在于玛格丽特的父亲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

在父亲的影响下，玛格丽特很小就“投身”政治活动，1935年大选为她提供了第一个舞台。时年十岁的玛格丽特热心地帮助保守党候选人折叠竞选讲稿，并和其他地方议员的孩子们一起从投票站取出投票人数登记表，核对无误后再把登记表传送到竞选委员会办公室。此外，除了随父亲一起参加政治集会外，玛格丽特还是学校演讲会的

忠实听众。每当演讲者最后请大家发问时，大多数同学都面面相觑，或是两眼瞪着天花板，玛格丽特却总是一马当先，勇敢地站起来提问，且表达清晰，语言严谨。玛格丽特是学校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学校每年一次的辩论活动是她施展才能的好机会。在这一方面，玛格丽特极具自信心，一旦开口就可以滔滔不绝地长时间地讲下去，绝不怯场。当时玛格丽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抓住听众，遗憾的是同学们大多认为她的演讲少有精彩之处，因此很难达到她内心预期的目标。

与其他同龄人相比，玛格丽特少年时代的生活显然比较单调乏味，她自己也曾一度认为家务、学习和教堂活动就应该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且深信不疑。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玛格丽特逐渐发现生活原来是那样的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但是受制于家庭环境和个人秉性，她很难脱离原先的生活轨道，不过对此她并不后悔。弹钢琴几乎是玛格丽特早年最主要的娱乐活动，由于母亲爱好音乐，因此玛格丽特五岁时就爬上琴凳，敲击琴键，每周要上好几节钢琴课，有机会还会去听听音乐会。据说玛格丽特在这方面有点天赋，有人认为她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日后很可能成为一名职业钢琴演奏员，但玛格丽特在15岁时放弃了钢琴。在玛格丽特的记忆中，少年时代最让她和全家兴奋不已的事情之一是，十岁那年家里买了一架收音机，几十年后谈起这件事时她还是那样的神采飞扬，“谈到音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第一次有了一架收音机的情景，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当我知道我们将有一架收音机——那时还叫无线电——的时候，我兴奋极了……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听收音机是我们很重要的生活内容。”她对当年的许多节目都记忆犹新，道来如数家珍，如《星期一晚上七点钟》、《乐队车》、《星期六晚上音乐厅》和《又是他》等，甚至连不少主持人和演员的名字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玛格丽特的生活中甚少值得回味的娱乐活动。

由于平时要忙于杂货店的经营，阿尔弗雷德夫妇难得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休假，所以公共假日的阖家外出就成了玛格丽特最为向往的事情之一，成年后的她依然难以忘怀一家人到附近最大的城镇——诺

撒切尔夫人

sa qie er fu ren

丁汉购物游玩的情景：“我还记得，有一次公共假日到那里去看了一部金杰·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演的电影……我们先是用茶，然后进电影院听风琴演奏，兴奋地等待电影的开映。电影散场后，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家。对我来说这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那样的美好，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才记得那样清楚……在我们那个时候，外出被视为生活中难得的享受。”还有一次，阿尔弗雷德夫妇实在抽不出时间陪伴玛格丽特外出，便安排她到伦敦的一个朋友家去住了一个星期，这七天成了玛格丽特生活中少有的盛大节日：“他们带我到处观赏伦敦的各种风光景色，如卫队换岗、伦敦塔和动物园。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真的去了剧院，看了一出名为《沙漠之歌》的音乐喜剧。我们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耀眼的灯光。见到这一切，我兴奋激动到了极点，简直忘不了那一个星期的生活。”

1941年，玛格丽特升入六年级，这时她的目标已十分明确，即牛津大学的索姆维尔学院，这是牛津大学最早的一个女子学院，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就毕业于这一学院。第二年，玛格丽特不顾当时对女生入学年龄的限制，决定提早一年进入大学。她的理由是，时值战争期间，女性从20岁起就应到国民服务队工作，因此不应该在中学里白白浪费一年的大好时光。吉丽斯校长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她认为提早接受高等教育对玛格丽特没有任何益处，并表示学校不能为她支付报名费。玛格丽特坚持己见，毫不客气地对吉丽斯说：“你这是在阻挠我的理想。”对于这一小插曲，玛格丽特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她借母校庆祝会之机，不露声色地报复了吉丽斯。当时已经退休的吉丽斯在讲话中引了几句常用的拉丁文格言，随后发言的玛格丽特一反常态，不留情面地直接纠正了吉丽斯引语中的错误。除此之外，横亘在玛格丽特面前最大的困难是她没有学过拉丁文，而牛津大学的各个系科都要求新生具有相关的拉丁文学习文凭。为了克服这一障碍，玛格丽特首先说服父亲出资聘请了一位拉丁文补习教师，然后发奋苦读，主要是死记硬背，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令人惊讶地全部学完了中学必修的拉丁文课程。一切准备就绪，阿尔弗雷德开出一张支付考试费用的支票交给女子文法学校，通过学校为玛格丽特向牛津大学

提出考试申请。可能是碍于阿尔弗雷德的面子，校方没有从中作梗。

玛格丽特报考的是牛津大学的化学专业，据她自己说这是出于对昔日化学老师的崇拜，其实在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当时牛津大学竞争相当激烈，且下设的女子学院为数甚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女生总是处于相对劣势。为此玛格丽特权衡利弊，选择了女生很少光顾的化学专业，相比于其他文科专业，如英语和历史等，竞争激烈程度明显降低，录取的概率也就相对提高了。这无疑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玛格丽特为入学考试作了精心的准备，但最终还是未能金榜题名，只是列入了候补的名单。无奈之下，玛格丽特失望地回到女子文法学校继续学习。不料峰回路转，1943年9月由于新生中有人没有赴校报到注册，索姆维尔学院突然给玛格丽特发出了入学通知，这给玛格丽特及其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当时索姆维尔学院的学生大体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外国留学生，战争期间其人数增加了不少；一类是毕业于公学的富裕家庭和贵族子女，这类学生大多比较自负；还有一类就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生，她们以前都就读于文法学校，依靠奖学金才得以跨进大学的门槛。玛格丽特自然属于后一类，然而她却很难融入这个群体，总是感到与之格格不入。其他同学似乎也“拒绝”玛格丽特，在她们看来玛格丽特颇为势利，只愿意结交那些有可能帮助她实现理想的人，与她关系密切者都为卫斯理宗的教徒和保守党的伙伴。此外，玛格丽特一些带有炫耀性的言谈也常常招致同学们的反感。她时常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父亲——作为格兰瑟姆市长的父亲，而非杂货店主的父亲，反复强调父亲对各种事物的见解、爱看什么书及对自己的教诲，这就不免惹人厌烦，有时简直成了同学们饭后茶余的谈柄。然而玛格丽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有一次被同学挖苦得面红耳赤才追悔莫及。因此玛格丽特在大学期间依然和中学时代一样，很少知交挚友，备感孤单寂寞。可能就是这一缘故，玛格丽特经常沉湎于浓浓的乡愁之中：“我总是想家。当你在家时，绝对体会不到孤独的滋味。第一次品尝孤独的滋味真叫人难以忍受，而结交新朋友是需要时间的。”

实事求是地说，玛格丽特是个十分认真刻苦的好学生，她宿舍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两三点钟，然而三四个小时后她又会精神抖擞地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学习生活。不过从高标准要求，玛格丽特的专业学习成绩尚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她的论文虽然论述透彻，通俗易懂，但在深度和力度方面均有所欠缺。有些老师认为，这是玛格丽特缺乏必要的才智所致，她的指导教师则将其归咎于没有选准研究题目。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玛格丽特过分专注于政治活动。玛格丽特自己曾经说过，十八九岁时“政治已经溶入了我的血液之中”。牛津大学的政治氛围更是使玛格丽特有如鱼得水之感，因此入学之初她便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当时牛津大学最引人注目的学生组织是牛津大学联合会，格拉斯通、阿斯奎斯、麦克米伦和希思等首相都曾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无奈该联合会拒绝女生入会，玛格丽特只好参加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玛格丽特无疑是俱乐部最积极的成员，她用于俱乐部活动的时间几乎等于她在化学实验室里的学习时间，其热心程度之高在牛津大学鲜有匹敌者。正因为如此，玛格丽特入学不久便被选进牛津大学保守党委员会，三年级当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主席，她是第一个担当这一职务的女生，四年级时继续连任。索姆维尔学院院长曾经指出，学院持有如此强烈政治观点的学生只有玛格丽特一人，四年的学校生活一点也没有动摇她的观点。

1945年大选时，玛格丽特不仅在牛津大学，而且在家乡格兰瑟姆都积极帮助保守党候选人竞选，虽然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但她仍然乐此不疲，到处奔走。这次大选最终以保守党的失败而告终，丘吉尔黯然辞职，这对玛格丽特触动颇大：“我们所有的人都对1945年的选举结果感到极为震惊，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相信，温斯顿做了这么多事，国家竟然抛弃了他……真是荒唐……难以相信……”1946年，玛格丽特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主席和代表，第一次出席了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保守党年会。通过这次会议，玛格丽特对保守党好感倍增：“这个组织人人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和目标，我知道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她一定想到了更远的将来。

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玛格丽特初尝恋爱的滋味。玛格丽特初恋

的对象是一个伯爵的儿子，当时他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内部颇引人注目。玛格丽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经常在别人面前公开地，有时甚至是过分热情地谈论这位意中人。此举再次招致同学们的非议，她们认为玛格丽特主要是想利用这个伯爵的儿子。然而这段恋情并没有结果，玛格丽特见过那位伯爵夫人之后不久，他们的关系便告结束。玛格丽特将这次失败归咎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内心充满了苦涩和酸楚。尽管如此，她还是大胆地邀请第二位男朋友到格兰瑟姆去见自己的父母亲，此时阿尔弗雷德夫妇已经买下了一幢相当大的房子，既有花园，也有抽水马桶，因此这位男朋友对她家的印象甚好，这使玛格丽特感到了几许安慰。不久，玛格丽特又有了第三位男友，他是一位卫斯理宗的教徒。有一次小伙子送给玛格丽特一株石竹花，玛格丽特十分激动，想方设法不使其枯萎，她曾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阿司匹林来延长花期，但一切皆属徒然。这段罗曼史最终亦不了了之。

“铁娘子”

1947年玛格丽特从牛津大学毕业，在本迪克斯航空公司塑料部找到了一份年薪350英镑的工作，为此她迁居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并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组织。玛格丽特很不适应这里的工作和环境，与周围的人找不到共同的语言。同事们则认为玛格丽特过于高傲严肃，且老气横秋，因此称其为“女公爵”，或“玛格丽特大婶”。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来说，这两个绰号实在有点太“残酷”。和以往一样，孤独的玛格丽特仍然在政治活动中寻找解脱，她不仅积极参与科尔切斯特保守党协会的活动，而且还经常在周末赶赴伦敦或更远的地方参加保守党的会议和政治聚会等。1948年秋天，玛格丽特以牛津大学毕业生俱乐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保守党年会，就在这次年会上经过一位牛津朋友的推荐，玛格丽特结识了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并在后者的鼓动下决定申请成为达特福选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那年共有二十余名保守党人同时提出了申请，玛格丽特是惟一的女性。经过一番筛选，1949年3月玛格丽特最后当选为正式候选人。

就在玛格丽特政治上初露头角之时，又一位男性闯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日后成为玛格丽特终身伴侣的丹尼斯·撒切尔。为正式通过玛格丽特为达特福选区保守党候选人，该市保守党协会举行了一次集会，会后又为玛格丽特举办了晚宴，由于当时正好缺少一位男宾，组织者遂邀请丹尼斯填补空缺。宴会结束后玛格丽特原打算像往常一样先从达特福市乘火车到伦敦，然后再换车回科尔切斯特。丹尼斯也要开车回伦敦，便主动提议送玛格丽特一程，这样她就可以省去一段车费。玛格丽特愉快地接受了丹尼斯的好意，两人从此开始了交往。

丹尼斯年长玛格丽特十岁，二战时在欧洲大陆服役，获得过帝国勋章和通报嘉奖，战后从事实业，40年代末是一家油漆公司的常务董事，收入颇丰。和玛格丽特一样，丹尼斯也是地方保守党协会的活跃分子，曾竞选地方议会议员，可惜未能如愿。丹尼斯是个性格外

向、个性鲜明的男人，脾气温和，富有幽默感，这正合玛格丽特的脾胃。此外，他们两人都喜欢音乐和驱车度假，因此很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不过在一个时期内，玛格丽特对他们的关系有点举棋不定，因为丹尼斯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二战后与前妻离婚。卫斯理宗强烈反对离婚，40年代更是如此，从小受到卫斯理宗教义熏陶，且行动受其严格支配的玛格丽特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最终玛格丽特还是勇敢地摆脱了宗教教义的束缚，果断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定保持并发展与丹尼斯的关系。对于玛格丽特来说，迈出这一步是要有点勇气的。

不久，玛格丽特辞掉了本迪克斯航空公司的工作，搬到伦敦地区，以就近参加选区的活动。她在莱昂斯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从事食品和食品加工技术的研究。这一时期曾和玛格丽特同住一屋的一位夫人特别欣赏这位年轻姑娘的工作热情：“玛格丽特早晨常常不到6点钟就起床了，她总是在6点35分离家……她经常在房间里工作到深夜，难得在凌晨两点以前熄灯。她精力过人，我不得不说我从未见过精力如此之好的人……当有人一周七天都和你住在一起时，你就会了解这个人的底细，不管多么累，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事情使她情绪低落过。她总是兴致勃勃，老实说，虽然她生活中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可我从来没有听她发过牢骚。”

为了迎接生平第一次竞选活动，玛格丽特利用工余时间会见选民，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在这些活动中，玛格丽特根据当时保守党的基本立场，猛烈批评工党政府厉行节约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攻击其挥霍纳税人的税款和滥用美国的贷款；坚决主张降低税收，捍卫帝国特惠制。与此同时，她也不忘强调妇女的权利：“不要被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的高谈阔论所吓倒，我们要从家庭主妇的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我们妇女在生活中接触的就是食品供应、住房紧张和儿童福利条件日益降低这类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请记住，随着人民权力的日益被剥夺，我们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少了。”通过不懈的努力，1950年选举正式举行时玛格丽特在达特福选区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保守党人更是对其赞赏有加。

撒切尔夫人

sa gie er fu ren

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玛格丽特仍然在 1950 年选举中败北。不过达特福选区的保守党人还是给了玛格丽特以很高的评价，因为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得票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工党的多数票却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正是由于这一点，达特福市的保守党人继续推选玛格丽特为该党候选人，并赠以一枚饰针，以示同情。令人遗憾的是，玛格丽特在 1951 年的竞选中再度不敌对手，无缘下院。惟一可以自慰的是，这次保守党战胜了工党，丘吉尔重掌相印。

就在 1951 年大选前夕，玛格丽特和丹尼斯宣布订婚。由于担心这一消息会对保守党的支持者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将认为婚后的玛格丽特必然整天忙于家务，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服务于选民，因此当时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反对向外界公布该消息。但是订婚的消息还是在投票前泄露了出去，是否真的影响了保守党的战绩就不得而知了。同年 12 月 13 日，玛格丽特和丹尼斯走进教堂，交换了结婚戒指。假如说先前决定维持与丹尼斯的关系，是玛格丽特决意“背叛”自幼便严格束缚自己的卫斯理宗教义的第一次尝试，那么结婚礼服的挑选则更进一步表明了自我解放的决心。婚礼上的玛格丽特青春亮丽，一扫往日沉闷单调的气息。她没有选择传统的白色婚纱，而是穿了一袭深蓝色的天鹅绒长裙，头上是与之相配的饰有灰色鸵鸟羽毛的女帽。根据西方的习俗，玛格丽特·罗伯茨由此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有趣的是，当这对新婚夫妇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时，双方的长辈却都对这桩婚事颇有点不以为然，阿尔弗雷德为女儿与这个离异过的男人结婚而鸣不平，丹尼斯的母亲则不甘心儿子迎娶一个杂货商的女儿。真是莫名其妙。

婚后家庭立即成为撒切尔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她坦率地承认，家庭“非常重要，绝对重要！家庭生活幸福与否，会对一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血浓于水，家庭成员总要比外人更亲切。家庭成员需要互相体贴，无论他们出了什么事，你总要去帮助他们；无论你有什么事，他们也一样总是关心着你。家庭成员的批评，你能够接受；如果是外人提出的批评，有时也许就难于接受。家庭是你的栖身之

处。当你有了子女时，你一生中会第一次感到你确实是在为他人活着，这是以前所体会不到的。他们的命运比你自己的命运要重要得多，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丹尼斯夫妇自结婚之日起，就十分尊重对方的志向和职业，互敬互爱。他们认为家庭应该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而不是一种有形的束缚。

从此只要时间允许，撒切尔夫人总是尽心尽职地履行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长大以后玛格丽特一直寄居于提供早饭和晚饭的公寓或家庭，因此她始终远离厨房，并认为买菜做饭过于浪费时间，不是她这种女性应该做的事。成为撒切尔夫人后，她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视为丈夫、子女下厨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仅开始喜欢烹饪，而且还力求做得好一些。只要她在家，不管前一天晚上睡得多晚，她总是第一个起床为全家做早餐，同时准备好午饭。假如晚上不能回家，她也绝不会让家里断炊，冰箱里总会有现成的冷菜。撒切尔夫人一度曾抵制冷藏食品，但后来迫于工作繁忙，她也只好向时尚“投降”，把超市食品一大包、一大包地搬回自家的冰箱，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只要有可能，星期六她还是会的到熟悉的小肉铺采购点鲜肉，让全家人大快朵颐。即使后来入阁担任教育大臣后，采购食物仍是她的重要任务之一，一次会议快将结束时她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还来得及赶到街口的食品店给丹尼斯买点熏肉。”当有人建议不妨让秘书代办时，她一口回绝：“不，只有我知道他爱吃哪种肉。”在采购物品时，撒切尔夫人和一般家庭主妇没什么两样，也喜欢比较价格，她自诩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

撒切尔夫人最喜欢，且在行的家务劳动是装饰房间。她经常亲自上商店挑选油漆，购买墙纸，回家后便将桌子上的东西清除一空，然后换上宽大的工作服，按照自己的设想把房间装饰得焕然一新。在出任保守党领袖以前，他们的住房都由撒切尔夫人负责布置，每次她都干得十分认真，极有条理。中国人常说夫唱妇随，但他们家在这方面却完全是妇唱夫随，好在丹尼斯与撒切尔夫人拥有相同的审美观点和情趣，因此倒也相安无事，丹尼斯总喜欢称自己为泥水匠的助手。此外，撒切尔夫人还经常干一些修理搁板和调换保险丝之类的杂活，她

撒切尔夫人

sa vie et son

把这一切都视为很好的休息方式。

1953年8月，撒切尔夫人生了一男一女的双胞胎，男孩取名马克，女孩取名卡洛尔。望着这两个新生的小生命，撒切尔夫人兴奋至极，可当时孩子的父亲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撒切尔夫人很重视孩子的启蒙教育：“我对孩子并不十分严厉，也就是一般吧。你必须告诉孩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显然要立一些规矩，但不能为管教而管教，而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孩子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母亲必须要有无限的耐心，必须向他们解释，设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丹尼斯夫妇一直设法保持两套住宅，一套在伦敦，那是出于工作需要；另一套则在肯特郡，以使孩子有一个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正式步入政界后，由于工作关系撒切尔夫人回家时孩子们通常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为此她给自己定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即每晚6点钟打电话给孩子们道晚安。这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虽然见到妈妈的时间不多，但妈妈离他们并不遥远。

在尽情享受家庭生活的同时，撒切尔夫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追求，为了奠定坚实的基础，她决意涉足司法领域。撒切尔夫人早就认识到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她就曾对一位朋友说过：“我本不该读化学，而应该去读法律。为了政治我需要它，我现在就应该马上去读法律。”然而迫于家庭的经济能力，她只能忍痛放弃了这一想法。1950年和1951年两次竞选失败后，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法律课程，婚后亦不曾间断过。就在生孩子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在病床上决定参加将于年末举行的律师资格考试。虽然这时同样需要面对经济问题，因为除了学费和相关开支外，一旦通过资格考试，作为见习律师还要向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惯例；但现在的情况已完全改观，丹尼斯的收入足以解除她的一切后顾之忧，所以撒切尔夫人经常坦率地承认：“丹尼斯的钱为我成名帮了大忙。”

1953年12月，撒切尔夫人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她对此颇为得意：“我暗自思忖，如果当时不做出一鸣惊人的事情来，